

釋

文

紀

三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五

明梅鼎祚輯

晉

三

劉遵民

本名程之字仲思彭城人太元中為宜昌柴

志不可屈者遵民之號焉

西方誓文

急建之在廬山也彭城劉遵民豫章雷

炳張萊民張季頌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乃

令遷民著其文沙門道曷梵僧佛馱跋陀羅弟慧持等咸預焉稱蓮社十八賢

維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慧遠貞感幽奧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之陰般若雲臺精舍阿彌陀像前率以香華敬薦而誓焉推斯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既明則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

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
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茫河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
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歡百於
子來於是靈圖表暉影侔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
實天啓其誠冥運來萃者矣可不剋心重精疊思以凝
其慮哉然其景績參差功德不一雖晨祈云同夕歸攸
隔卽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胥命整襟法堂
等施一心亭懷幽極誓茲同人俱遊絕域其有驚出絕

倫晉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靈嶠忘兼全於幽谷先進之
與後升勉思彙征之道然復妙觀大儀啟心貞照識以
悟新形由化革籍芙蓉於中流蔭瓊柯以詠言飄雲衣
於八極汎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揚心超樂以自怡
臨三塗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衆靈以繼軌指太息
以為期究茲道也豈不弘哉

出三藏記集
高僧傳

張野

字萊民
南陽人

遠法師塔銘

沙門釋惠遠鴈門樓煩人本姓賈氏世為冠族年十二
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
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為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
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誦鑒淹遠高悟冥蹟安常歎曰道
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游結宇靈嶽白年
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衆皆稱漢地有大乘
沙門每至然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

世說
注

戴安公

釋疑論

安處子問於玄明先生曰蓋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乃聖達之格言萬代之宏標也此則行成於己身福流於後世惡顯於事業獲罪乎幽冥然聖人為善理無不盡理盡善積宜歷代皆不移行無一善惡惡相承亦當百世俱聞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後世修行復何益哉又有東修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楚百罹備嬰任性恣情

肆行暴虐生保榮賢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竟
何在乎夫五情六欲人心所常有斧藻防閑外事之至
苦苟人鬼無尤於趣舍何不順其所甘而強其苦哉請
釋所疑以祛其惑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史遷有言天
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荀悅亦云飾變詐而為姦詭者自
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順理者不免饑寒之患二生疑之
於前而未能辨吾子惑之於後不亦宜乎請試言之夫
人資二儀之性以生稟五常之氣以育性有修短之期

故有彭殤之殊氣有精麤之異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定理不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均是育瞽瞍下愚誕生有舜顏回大賢早夭絕嗣商臣極惡令肩克昌夷叔至仁餓死窮山盜跖肆虐富樂自終比干忠正斃不旋踵張湯酷吏七世珥貂凡此比類不可稱數驗之聖賢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賢愚善惡修短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玄遠陰陽之廣大人在其中豈唯稊米之在太倉毫末之於馬體

哉而匹夫之細行人事之近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
移自然之彭殤易愚聖於朱舜此之不然居可識矣然
則積善積惡之談蓋施於勸教耳何以言之夫人生而
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欲既開流宕莫檢
聖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數順推遷
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是以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鑽之
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極設禮學以開其大朦名
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

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義篤長幼之禮序朋執之好
著背之則為失道之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為名教之
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已處心豈可須臾而忘善
哉何必循教責實以期應報乎苟能體聖教之幽旨審
分命之所鍾庶可豁滯於心府不祈驗於冥中矣安處
子乃避席曰夫理蘊千載念纏一生今聞吾子大通之
論足以釋滯疑祛幽結矣僕雖不敏請佩斯言

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弟子常覽經典皆以禍福之來由於積行是以自少束修至于白首行不負於所知言不傷於物類而一生艱楚荼毒備經顧景塊然不盡唯已夫冥理難推近情易纏每中宵幽念悲慨盈懷始知修短窮達自有定分積善積惡之談蓋是勸教之言耳近作此釋疑論今以相呈想消息之餘脫能尋省戴安公和南

釋慧遠答戴處士書

釋慧遠頓首省君別示以為慨然先雖未善相悉人物

金剛經疏
卷五
來往亦未始暫忘分命窮達非常智所測然依倚大宗
似有定檢去秋與諸人共讀君論並亦有同異觀周郎
作答意謂世典與佛教粗是其中今封相呈想暇日能
力尋省

周道祖難釋疑論

近見君釋疑論蓋即情之作料檢理要殆乎有中但審
分命之守似未照其本耳福善莫驗亦僕所常惑雖周
覽六籍逾深其滯及覩經教始昭然有歸故請以先覺

語當今之學者也君子為審分命所鍾可無祈驗於冥
中餘慶之言存於勸教請審分命之旨為當宅情於理
任而弗營耶為忘懷闇昧直置而已耶若宅情於理則
理未可喻善惡紛互逆順莫檢苟非冥廢豈得弗營若
直置而已則自非坐忘事至必感感因於事則情亦升
降履信獲祐何能不慶為惡弗罰焉得無怨雖欲忘懷
其可得乎靖求諸已其效明矣又勸教之設必倚實而
動直為訓之方不可一塗而盡故或若反而後會或曉

昧於為言是以塗車芻靈堂室異詔或顯其遠或微其
近令循教之徒不苟求於分表飲和之士自守足於仁
義故深淺並訓而民聽不濫而神明之蹟蘊於妙物豈
得顯稱積善正位履霜而事與教反理與言違夷齊自
得於安忍顏冉長悲於履和恐有為之言或異於此若
謂商臣之徒教所不及汲引之端蓋中智已還而安于
懷仁不沒其身臧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
而審玄明之唱更為疑府矣是以古之君子知通否之

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光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
靈以善薄受禍却宛以釁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故
洗心以懷宗練形以聞道拔無明之沈根翳貪愛之滯
網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徵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已
彰故能反步極水鏡萬有但微明之道理隔常域堯孔
拯其羸宜有未盡史遷造其門而未踐乎室惜其在無
聞之世故永悲以窮年君既涉其津亦應不遠而得此
乃幽明之所寄豈唯言論而已乖敘多年聊以代勤來

論又以為天地曠遠人事細近一善一惡無關冥應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遠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乎理緣故或乖於視聽耳山崩鐘應不以路遠喪感火澤革性不以同象成親詳檢數端可以少悟矣

重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間作釋疑論以寄其懷故呈之匠者思聞啟誨既辱還告開示宗轍并送周郎難甚有趣致但理本